

讀
書
雜
志

淮南內篇第八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本經

太清之始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高注曰：太清無
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念孫案太清之始，始當爲治字
之誤也。自和順以寂寞以下二十三句，皆言太清之治
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句無爲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清
無爲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
漢書班固傳注，引此竝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

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清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清之治。文子下德篇作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是其明證矣。

電霰

雷霆毀折。電霰降虐。念孫案。電霰不同類。且電亦不得言降虐。電當爲雹。草書之誤也。雷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

野菝

芟野莢長苗秀高注曰莢草也引之曰野草多矣不應

獨言莢莢當爲莽隸書莽字作莢

漢仙人唐公房碑王莽居攝二年成陽靈

臺碑陰仲莽字叔武並作莢

與莢極相似故誤爲莢說文作井𦉳艸

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塹莽

以呼風是也

塹與野同

注莢草也亦當作莽草也秦族篇注

莽草也正與此同

莽卽草故云莽草也若莢則當訓爲亂不得汎訓爲草矣

縣聯

夏屋宮駕縣聯房植高注曰縣聯聯受雀頭箸桷者念

孫案縣皆當爲縣字之誤也

隸書縣縣二字相似說見原道旋縣一條下說

文檣屋檣聯也又曰檣秦名屋檣聯也齊謂之檣楚謂

之栢方言屋栢謂之檣郭樸曰卽屋檐也亦呼爲連縣

連縣猶縣聯

釋名栢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檣檣縣也

語之轉耳

縣連檣頭使齊平也上入曰爵頭形似爵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檣與縣聯與連竝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縣聯

夏槁

是以松柏箇露夏槁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念孫案松柏箇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爲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同倣眞篇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

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本亦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槁不榮苑亦與苑同唐風山有樞篇宛其外矣毛傳曰宛外號義與此宛字亦相近。

賢不肖

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誨譽行賞罰念孫案差賢不下本無尙字不與否同貴賤賢不誨譽賞罰皆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偕字故又加尙字耳。

一人之制 乘眾人之制

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案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

淮南多以刑爲

形一人之形。卽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一人之形。又主術篇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身獲不足恃。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制亦當爲刑。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眾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慶賀

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氏觀樓曰。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

雷震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厯推得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念孫案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子下德篇同。

有能治之者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高注曰。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念孫案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

能治之者也。言詐僞竝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

能愈多

咎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溥矣。太平御覽鱗介部一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念孫案當作智能愈多。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充忍

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高注曰：忍，不忍也。念孫案：高蓋誤讀忍也二字爲句，訓忍爲不忍。於正文無當也。今案：充忍二字當連讀，忍讀爲物。大雅靈臺篇於物魚躍。毛傳曰：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竝音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物通。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仞其第。仞，忍竝同聲而通用。仞，仞之通。仞，通仞。墨子節葬篇，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仞，卽忍字。

鑿齒

楔獮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念孫案漢書楊雄傳應劭注文選辨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楔獮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楔獮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辨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澤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楔獮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

疇華之野 青邱之澤

堯乃使羿誅豷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邱之澤。高注曰：疇華，南方澤名；青邱，東方澤名也。念孫案：疇華之野，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邱之澤，澤本作野。時則篇云：東至青邱樹木之野，是也。

今本邱誤作土，辯見時則。

高注本作青邱，東方邱名也。今本正文

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邱名，邱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邱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邱之野。又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一及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部十二，引此竝作疇華之澤，青邱

之野。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竝作青邱。東方邱。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邱之野。

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念孫案。爲璇室上脫桀字。大戴禮少閒篇注。北堂書鈔。帝王部二十。太平御覽。皇王部七。引此。爲上皆有桀字。

拘無窮之智

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念孫案。拘字義不可通。劉本作抱是也。含懷抱三字同意。

成之迹

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氏觀樓曰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

秉太一者

帝者體太一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念孫案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

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
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
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
太一者無秉字亦無體字

無原

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終始虛滿轉於無原高注曰轉化
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念孫案正文言無原不言無窮之
原高說非也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
雅量諫度也諫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
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

漢書王莽傳功凶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
限之賞也。顏師古注無原謂不可測其本原失之是古謂無量爲無原淪
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

有時

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
案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
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
藏爲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

外能得人

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內能治身外能得人發號施令天

下莫不從風念孫案外能得人心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卽涉

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爲韻

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戎

篇以膺弓膝與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與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魯頌閟宮篇以乘膝弓役增膺愈承爲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詠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乃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內能治身外得人心

精神

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念孫案精神與神

明意相複，神字卽涉上句而誤。精神當爲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真。

身無患

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莫死莫生。莫虛莫盈，念孫案身無患當依文子下德篇作終身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爲文。下二句亦相對爲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菱杼

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窳鏤雕琢。

窳當作窳，窳鏤謂轉刻如麻文，故下句卽云詭。

文回波也。下文冠蕪。蕪之理高。詭文回波。洵游瀨減。
注云。蕪讀指端。蕪文之蕪。卽其證。

菱杆。采實。紵。戾也。抱轉也。皆壯采相銜持貌也。引之曰菱杆。皆水草也。杆。讀爲芋。字亦作苧。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芋青蘋。張揖曰。芋。三稜也。文選芋作苧。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蘆苧。蘋莞。蔣蒲。蒹葭。藻荇。菱芡。芙蓉。含華。是芋爲水草也。作苧者。或字作杆者。俗字耳。
莊子。篇。倉杆。栗徐。無鬼篇。作芋。栗是芋與杆通。畫爲菱杆。在水波之中。故曰洵游瀨減。菱杆。紵。抱也。高以杆爲采實。采實卽橡栗。與菱爲不類矣。

接徑歷遠直道夷險 蹟蹈

脩爲牆垣甬道相連，燧高增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騫而無蹟蹈之患。高注曰：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念孫案：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險之下，此以垣連山遠患爲韻。若移直道夷險於下，則失其韻矣。高注接疾也，徑行也，亦當在夷平也之下。蓋正文爲寫者誤倒，後人又改注以從之耳。文選謝惠連秋懷詩注引此，已作接徑歷遠直道夷險，則其誤久矣。又案蹟蹈當爲蹟陷，字之誤也。俗書陷字作陷，又因蹟字而誤從足蹟與蹟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竝云蹟蹟也。楚人

謂躓爲蹟玉篇陷蹟也原道篇曰先者蹟陷則後者以
謀又曰蹟陷今本陷字亦誤作蹟於污壑穽陷之中皆其證也

歌舞節

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
跳矣念孫案歌舞節當作歌舞無節

非強而致之

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高注曰非強行致孝子之情
也情自發於中念孫案非強而致之強下當有引字高
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
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

血流

血流千里，暴骸滿野。念孫案：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淮南內篇第八

淮南內篇第九

讀書雜誌九

高郵王念孫

主術

謀無過事

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念孫案：謀本作舉，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舉猶動也。慮無失策，以謀事言之。舉無過事，以行事言之。若改舉爲謀，則與無過事三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相複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舉無過事。賈子保傅篇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卽淮南所本。大戴禮保傅篇文子自然篇，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又本於淮南也。同。

所守者少

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念孫案少當爲小字之誤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小

通於天道

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念孫案通於天道本作通合於天

今本脫合字行道字

道字涉下句天字合韻讀若江小雅節南山道元跌而衍

文子自然篇正作

通合於天天與精爲韻

天字合韻讀若江小雅節南山篇不弔昊天與星廉成正寧爲韻

姓爲韻大雅雲漢篇瞻仰昊天與星廉成正寧爲韻瞻仰篇瞻仰昊天與寧定爲韻乾象傳乃統天時乘六龍以御天與形成命貞字爲韻坤象傳乃順承天與生爲韻乾文言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與精情平爲韻楚辭九章瞭杳杳而薄天九辯瞭冥冥而薄天竝與名爲韻凡周秦用韻之文天字多有入耕部者詩易楚辭而外不

可枚舉。若作通於天道，則失其韻矣。此文上下十八句皆用韻。

不殺

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念孫案：殺本作試。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荀子議兵宥坐二篇及史記禮書並云：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不試猶不用也。若云不殺，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正作不試。文子精誠篇同。

撰稅

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撰稅而狎犬也。陳氏觀樓曰：說

山篇作執彈而招鳥，揮稅而呼狗，則擗字當爲揮字之
譌。說文揮奮也。

害其鋒 明有不害

管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高注曰：但恬臥養

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

句

害

此害字因上下文而衍，司馬彪注莊

子曰：言叔敖安寢恬臥，以養德於廟堂之上，折衝於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即用高注語，則犯下無害字明矣。

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於四方也。念孫案害

其鋒三字義不相屬，害當爲用字之誤也。

隸書害字作

用相

似。高注亦當作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用其鋒於

四方也。莊子徐無鬼篇作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

兵投兵亦謂無所用之也。又繆稱篇夜行瞑目而前其
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案不害二字義不可通，害亦
當爲用。夜行者瞑目而前其手，是不用目而用手，故曰
明有不用也。說林篇曰：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
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施亦用也。見原
務二
篇注

往覲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高注曰：覲，觀之也。念孫案
覲訓爲見，不訓爲觀。覲皆當爲覲。廣雅曰：覲，覲視也。玉
篇：覲，七亦切，觀也。義皆本於高注。後人多見覲，少見覲。

故覲誤爲覲矣。

民之化也

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念孫案民之化也。本作民之化上也。下句其字正指上而言。脫上字。則義不相屬。文子精誠篇正作民之化上。

樂聽其音

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念孫案樂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有脫文。文子精誠篇作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卽知其俗。見其俗。卽知其化。

業貫

業貫萬世而不壅，橫屬四方而不窮。高注曰：貫，通壅塞；念孫案業，當爲葉聲之誤也。葉，聚也。積也。貫，累也。言積累萬世而不壅塞也。方言曰：葉，聚也。廣雅同。楚通語也。楚辭離騷：貫薛荔之落葉。王注曰：貫，累也。廣雅同。荀子：王霸篇：貫日而治。詳楊倞曰：貫，日積日也。是葉貫皆積累之意也。倣真篇曰：枝解葉貫萬物百族，義與此葉貫同。原道篇曰：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葉累猶葉貫也。倣真篇曰：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貫猶葉貫也。彼言橫廓六合，猶此言橫葉貫萬世，故廣雅云：揲，積也。高注訓貫爲通，失之矣。

不與焉

故爲治者不與焉。念孫案不與上當有智字。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故曰爲治者智不與焉。脫去智字則文不成義。高注曰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焉。不與上亦當有智字則有智字明矣。文子下德篇正作知不與焉。

幹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高注曰幹舟小船也。越人習水自能乘之。念孫案古無謂小船爲幹者。幹當爲輪字之誤也。輪與船同字或作觸。廣雅曰觸舟也。玉篇舠與觸同。小船有屋也。楚辭九章乘

舩船余上沅兮王注曰舩船船有腮牖者倣眞篇越舩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注曰舩小船也越人所便習正
與此注相同藝文類聚舟車部太平御覽舟部引此並
作舩舟御覽又引高注舩舟小船也皆其證矣

入榛薄險阻

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騾馬而服駒駝孔墨博
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念孫案險阻上脫
出字入榛薄出險阻與騎騾馬服駒駝相對爲文羣書
治要引此有出字

道之數 不達

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念孫案道之數，本作道理之數。此後人以意刪之也。下文曰：不循道理之數。又曰：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原道篇曰：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皆其證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道理之數。文子下德篇同。則其窮不達矣。達當爲遠。字之誤也。其窮不遠，謂其窮可立而待也。文子下德篇正作遠。汜論篇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語意略與此同。

勇力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念孫案力字因勇字而行，勇不足以持天下，與上文智不足以治天下相對。

爲文不當有力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此皆無力字，下文勇不足以爲強亦無力字。

豺狼

夫華駟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豺狼作狼契，引之曰：狼契皆犬名也。廣雅曰：狼、狐、狂、獫狁，犬屬也。玉篇：猯，公八切，雜犬也。廣韻同。猯與契通，犬能搏兔而馬不能，故曰搏兔不如狼契也。後人不知狼契爲犬名，而改爲豺狼，豺狼可使搏兔，所未聞也。

撮蚤蚊 顛越

鴟夜撮蚤蚊，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高注曰：鴟，鴟鵂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毫。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引之曰：莊子秋水篇，鴟夜撮蚤，察豪末，晝出瞑目而不見。邱山，司馬本蚤作蚤，云鴟夜取蚤食。崔本作爪，鴟鵂夜聚人爪於巢中也。爪蚤通用，故崔本作爪。蚤蚤字，形相似，故司馬本作蚤。然則蚤蚤二字，不得而並存矣。淮南作蚤，故高氏但言合聚人爪而不言會蚤。後人乃取司馬本之蚤字，增於此處。蚤字之下，其失甚矣。秋水篇釋文曰：淮南子，鴟夜聚蚤，察分豪末。

許慎云陽夜聚會蚤蝨不失也李善注文選演連珠曰淮南子曰陽夜撮蚤察分豪末畫出瞋目而不見邱山高誘曰陽鵠謂之老菟據二書所引則許高本俱無蚤字明矣顛越二字與不見邱山意不相屬且高注但言畫無所見而不言顛越文選注引此正作瞋目而不見邱山與莊子同疑瞋目二字譌作顛目而後人遂改爲顛越也撮蚤之說許高異義揆之事理則許注爲雅馴耳

游霧而動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念孫案上句本作騰

蛇游霧而騰後人以騰與騰同音因妄改爲動耳不知
騰是蛇名而騰爲升義本不相複騰與舉亦同義故下
句云應龍乘雲而舉改騰爲動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
覽鱗介部一引此正作騰說苑說叢篇同說苑作騰蛇
遊霧而騰龍
乘雲而舉今本騰上有升字此後人
誤以騰字屬下句讀因妄加升字也
大戴禮勸學篇亦
云騰蛇無足而騰

不爲醜飾不爲僞善

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念孫案此本作不僞
醜飾不僞善極僞卽爲字也古爲字多作僞說見史
記淮南衡山傳爲僞下
不
僞醜飾不僞善極相對爲文故高注云不飾爲美亦不

極爲善也。

道藏本劉本朱本茅本皆如是。莊改不極爲不枉。謬甚。

後人誤讀僞爲

詐僞之僞而改上句僞字作爲。又改下句作不爲僞善。則既與上句不對而又與高注不合矣。且極與飾爲韻。若作不爲僞善則失其韻矣。

重爲惠若重爲暴

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念孫案重爲惠若重爲暴本無若字。後人以詮言篇云重爲善若重爲非故加若字也。不知彼文是言爲善者必生事故曰重爲善若重爲非。此言惠暴俱不可爲則二者平列不得云重爲惠若重爲暴也。下文爲惠者生姦爲暴者生亂卽

承此文言之，則惠暴平剗明矣。文子自然篇作是故重
爲惠重爲暴，卽道達矣。無若字。

以避姦賊

人主淡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念孫案
下避字當作備，俗讀備避聲相亂，又涉上避字而誤也。
呂氏春秋節卷篇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慈親孝子
備之者，得葬之情矣。俗本備作避，亦因上文而誤。重門
所以防賊，故言備作避，則義不可通矣。文選而京賦注
引此正作備。

員者運轉而無

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

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

劉本刪去下者字而莊本從之，非是。說見下。

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念孫案：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者，本作臣道方者，其員者，運轉而無六字，則因上文而誤衍也。羣書治要引無此六字。文子上義篇亦無主道員，臣道方，方員不同道，故下文云：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也。呂氏春秋圜道篇亦云：主執圜，臣執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

推而不可爲之勢

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

今本循誤作脩，辨見原道。

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高注曰：推行也。念孫案：推而不

可爲之勢而字涉下文而行

不可使言

聾者可令啞筋

啞筋未詳易林蒙之離亦云抱關傳言聾跛摧筋

而不可使有

聞也瘡者可使守圍而不可使言也念孫案不可使言本作不可使通語今本語誤作言又脫通字筋聞爲韻圍語爲韻如今本則失其韻矣太平御覽疾病部三引此正作不可使通語

營事

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

正與政同

則讒佞

姦邪無由進矣高注曰營典引之曰諸書無訓營爲典

者管當爲管字之誤也

緣書管字或作管俗書管字作管二形相似而誤

管事

與執政義相近史記李斯傳曰管事二十餘年是也管典皆主也故訓管爲典秦策淖齒管齊之權高彼注曰

管典也

見史記范雎傳索隱

正與此注同

不可同羣

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游者力不敵也念孫案不可同羣可字後人所加鳥獸不同羣虎鹿不同游相對爲文則上句內不當有可字後人熟於鳥獸不可與同羣之文因加可字耳

一舉

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念孫案此謂舉賢不可不慎，舉上不當有一字，蓋因下文一舉不當而衍。

抓

夫人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高注曰：玉石堅，抓不能入，故不抓。念孫案抓皆當爲拆，字之誤也。廣雅：拆，裂也。曹憲音必麥反。

字從手辰聲辰

匹卦反

拆之言劈也。瓜瓠可劈，而玉石不可劈，故曰玉石

堅，拆不能入也。方言：鈹，搨也。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鈹，裂帛爲衣曰搨。郭璞音劈，歷之劈義亦與拆同。若作抓，則非其義矣。

玉篇：抓，古華切。引也。擊也。字從瓜。

此字各本皆誤爲抓。

茅一桂不得其解，乃讀爲抓痒之抓，其失甚矣。

玉篇抓側交切

抓痒也。字從爪。

其以移風易俗矣。

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念孫案：其以移風易俗矣，文義未足。下文曰：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則此亦當日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易矣。蓋上易爲變，易之易，下易爲難，易之易，漢書禮樂志：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今樂記脫下易字，辯見經義述聞。 古曰：易音弋豉反，是其證也。今本無下易字者，後人誤以爲複而刪之耳。

而被甲兵不隨南畝，非所以都於國也。

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
非所以都於國也。騶驥駉馱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
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念孫案而被甲兵而當爲
不與上下兩不字文同一例。作而者字之誤耳。不隨南

畝隨當爲脩謂不治南畝也。隸書隨字或作隨。

見漢司隸校尉

楊渙石門頌

其右畔與脩相似故脩誤爲隨。

史記趙世家脩下而馮脩或作

隋李斯傳隨俗雅化隨俗一作脩使皆以右畔相似而誤

非所以都於國也都字義

不可通當是教字之誤。

教都草書相似

韓子外儲說右篇曰不

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
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

不止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卽淮南所本也。

疾風

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念孫案疾風當爲風疾。風疾木茂相對爲文。意林引此正作風疾。

不斲

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念孫案斲當爲斲。字之誤也。精神篇作樣桷不斲。高注樣采也。桷椽也。晉語曰天子之室斲其

椽而斲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大夫斲之。士首之。以采爲椽。而又不斲。儉之至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引此正作斲。韓子五蠹篇。史記李斯傳。竝同。

不安其性

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顛頓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高注曰：不得安其正性，僞詐生也。念孫案此注後人所改，性之言生也。

性與生義同而字亦相通，說見經義述問周語不

安其生，卽承上黎民顛頓言之。昭八年左傳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莫保其性，義與此同。高注當云：性，生也。後人熟於性，卽理也。之訓，故妄改高注耳。下文近者安其性，高注曰：性，生也。故知此注爲後人所改。

楫楔

大者以爲舟航，柱梁小者以爲楫楔。念孫案：楫楔本作

榑櫨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榑榑並在葉韻。櫨在緝韻。榑在薛韻。榑櫨疊韻字也。榑楔則非疊韻矣。榑櫨謂梁之小者。對上文大者爲柱梁而言。莊子在宥篇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榑櫨也。釋文崔云榑櫨桎榑梁也。淮南曰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榑櫨也。案小梁謂之榑櫨故桎榑之梁亦謂之榑櫨。集韻榑櫨梁也。淮南子大者爲柱梁小者爲榑櫨。蓋高注以榑櫨爲梁而今本脫之也。據集韻引此作榑櫨則北宋本尙未誤。

脫文二句

無大小脩短各得其所宜

羣書治要作大小脩短皆得所宜

規矩方員

各有所施。念孫案羣書治要引此各有所施下，有殊形異材，莫不可得而用也。二句今本脫去。下文天下之物莫凶於奚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卽承莫不可得而用言之，則原有此二句明矣。凡治要所引之書於原文皆無所增加，故知是今本遺脫也。

鷄毒

天下之物莫凶於鷄毒。念孫案鷄毒當爲奚毒。

注同。

此涉

上文注內，拏讀如鷄而誤也。廣雅本草竝作奚毒。羣書

治要，意林及太平御覽藥部七，引淮南亦作奚毒。

急就篇補

注引作奚毒，則無作鷄毒者。南宋本尙不誤。

并方外

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引之曰并本從

從猶服也

襄十年左傳注從猶服也

言使方外之國服從也原道篇

曰從裸國納肅慎人間篇曰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朝并從駮定笮存邛皆是也後人不達從字之義遂改從爲并不知平九州從方外存危國繼絕世皆謂撫柔中外非謂吞并之也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從方外

以刀抵木

是猶以斧斲毛

高注斲也

以刀抵木也皆失其宜矣

此言刀可

志九之九

齒

以荆毛斧可以伐木易之則皆失其宜矣劉本刀作刃非也凡刀劍戈矛之屬皆有刃泛言刃則不知爲何物道藏本茅本並作刀莊念孫案木當言伐不當言抵蓋從劉本作刃失之矣

伐誤爲氏

伐氏字形相似

後人因加手旁耳說山篇云刀便剃

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是其證羣書治要引此正作以刀伐木

以天下之力爭

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念孫案爭本作動動謂舉事也慮則用羣策動則用羣力故曰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動今本動作爭者後人依文子上仁篇改之耳藝文類聚

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竝作動。

脩通

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劉本作脩同。云同。一作通。莊本從。劉本作同。念孫案作通者是也。藝文類聚引此作脩。道。道卽通之誤。太平御覽引此正作脩通。文子上仁篇同。韓子難篇百官脩通。羣臣輻湊。卽淮南所本。管子任法篇亦云。羣臣脩通。輻湊以事其主。

先而不弊

聰明先而不弊

弊與蔽同。高注曰：弊，闇。秦策南陽之弊。幽高彼注曰：弊，隱也。是蔽弊。古字通。齊語使海於有蔽。管子小匡篇作弊。是其證。道藏本朱本。茅本竝作弊。劉本改弊爲蔽。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

之義念孫案先與不與義不相屬先當爲光字之誤也光
明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二引此正作光

志達

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因其身念孫案志達當爲
達志寫者誤倒耳達志效忠相對爲文汜論篇不能達
善效忠卽其證

其主言可行

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差其位其主言可行
不責其辯劉本作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念孫案此當
作其言而可行不責其辯其計乃可用其言而可行相

對爲文乃而皆如也。道藏本作其主言可行主字因上下文而衍又脫而字。劉本而字在可行下皆非也。文子上仁篇作其言可行不責其辯。

縣法者法不法也

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念孫案縣法者法不法也。上二法字皆當爲罰。與設賞者賞當賞也相對爲文。下文中程者賞謂賞當賞也。缺繩者誅謂罰不法也。今本二罰字作法。後人依文子上義篇改之耳。

以其言

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念

孫案以其言當作以言其與非謂其相對爲文今本言其二字誤倒則文不成義文子上義篇正作言其

稷

夫寸生於稷稷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高注曰稷禾穗稷孚榆頭也十稷爲一分

十下當有二字

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故爲度之本也引之曰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稷字稷當爲標字之誤也標與秒同說文秒禾芒也字或作稊通作漂又通作翹天文篇曰秋分而禾稊定稊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稊而當一分

今本誤作十二稊而當一粟律十二稊而當一寸詳見天文律

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分而爲寸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彼注云葉禾穗葉乎榆之也古文作秒宋書律志曰秋分而禾標定標定而禾孰注云標禾穗也玉篇標也紹切集韻皆其明證矣又齊策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史記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翽忽正義曰翽字當作秒秒禾也表也然則標葉漂翽四字竝與秒屬而標爲標之誤明矣字彙補乃於禾部增入稹字音稹引淮南子寸生於稹稹生於日甚矣其謬也註以稹爲古累黍字尤不可解

所謂亾國 有云者

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念孫案：有法者而不用者，字當在上。文所謂亡國下，與變法者相背，爲文今誤入此句內，則文不成義。

先自爲檢式儀表

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念孫案：先自爲檢式儀表，當作先以身爲檢式儀表。言以身爲度，則令無不行也。下文引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是其明證矣。上下文身字凡四見今本身誤爲自，自上又脫以字。文子上義篇作先以自爲檢式，自亦身之誤。唯以字

未脫

心中

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念孫案心中當爲中心中心與馬志相對爲文太平御覽治道部五獸部八引此竝作中心劉子湯問篇文子上義篇皆同

據除

夫據除而窺井底雖達視而不能見其睛引之曰階除不得有井除當爲榦字之誤也莊子秋水篇吾跳梁乎井榦之上司馬彪曰井榦井欄也漢書枚乘傳單極之統斲榦晉灼曰榦井上四交之榦說文作韓云井垣也

此言據井之欄以窺井底耳。

觀其象 遠者治也

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念孫案：物至而觀其象，象當爲變。草書之誤也。變與化同。義觀其變，亦謂觀其變而應之也。作象則非其指矣。文子上義篇：正作物至而觀其變，汜論篇亦曰：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文子作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亦於義爲長。

美者正於度 建於用

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念孫案。

美當爲羨，正當爲止。建當爲逮，皆字之誤也。

文選陸雲爲顧彥先

贈婦詩佳麗良可羨，今本羨誤作美。玉臺新詠載此詩，正作羨。

羨謂才有餘也。羨者止

於度而不足者，逮於用，謂人主有一定之法，則才之有餘者止於法度之中，而不得過。其不足者，亦可逮於用而不患其不及也。羨與不足正相反。文子上義篇作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是其明證矣。

與臣下爭

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念孫案：與臣下爭當作與臣下爭事。唯君與臣爭。

事是以臣蔽智弗用而以事轉任其上也脫去事字則
文義不明文子上仁篇正作與臣爭事

與天下交

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念
孫案與天下交當作與下交下謂羣臣也

下字上下
文凡四見上

文曰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舍是則智不足以
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矣故曰無以與下交

大學曰與
國人交下

上不當有天子文子止仁篇有天子亦後人依誤本准
南加之羣書治要引文子無天子

者欲

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念孫案者當爲耆字之誤也
耆欲與喜怒相對爲文文子上仁篇作嗜欲是其證

馬舛於衡下

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舛於衡下陳
氏觀樓曰舛字義不可通文子上仁篇作馬服於衡下
是也舛本作舛服或作服下半相似而誤

有爲

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念孫案有
爲與無爲正相反且下二句云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
起則不當言有爲明矣有爲本作有立有立而無好謂

有所建立而無私好也。高注無所私好今本作有爲者涉下句

有爲而誤文子上仁篇正作有立而無好

言建之無形也

故善建者不拔今本此下有注云言建之無形也念孫案此六字乃正文非注文也故善建者不拔者引老子語也言建之無形也者釋其義也精神篇曰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亦是引老子而釋之後人誤以此六字爲注文故改入注耳文子正作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

謂之塞

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莊氏伯鴻曰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君守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念孫案扃與閉皆以門爲喻閉字是也文子上仁篇亦作閉

不伐之言 使自司

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司念孫案不伐之言伐當爲代不代之言不奪之事謂臣所當言者君不代之言臣所當行者君不奪之事也呂氏春秋知度篇代字亦誤作伐案上文云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爲大匠斲也呂氏春秋云是

君代有司爲有司也，則皆當作代明矣。使自司。

道藏本如是。

當從呂氏春秋作官使自司，謂使百官自司其事，而君不與也。故下文云：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此文上下皆以四字爲句，脫去官字，則不成句矣。劉本作使有司，文子上仁篇作使自有司，皆於義未安。莊從劉本作使有司，非也。

景桓公 魯昭公 荊平王

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間篇故蔡女蕩舟，齊師

侵楚

今本侵楚上行大字，辨見人聞

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

从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季氏金距，郈公

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

蕩身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

秦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

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荆平王之王，亦後人所

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荆平下加王字，則累

於詞矣

呂氏春秋晉時篇鞭荆平之墳，亦無王字

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

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小大有以相

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念孫案，則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本作言輕重小大有以相制也。此釋上之詞，與下言以小屬於大也。文同一例，後人不達而改言爲則。上言不得，下言則，則文義不相承接矣。文子上義篇，正作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

其存

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念孫案，其存甚大，本作所任甚大，所持甚小，所任甚大，卽下文所謂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也。今本所任作其存者，其字因

與上下三甚字相似而誤。任誤爲在，後人因改爲存耳。文子作所在甚大，在亦任之誤。羣書治要引文子正作所任甚大。

制開闔

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念孫案制開闔三字，文義未足。說苑說叢篇作而制開闔，文子作能制開闔，能亦而也。而字古通，作能說見經義述聞，能不我知下。二書皆

本於淮南，則淮南原文本作五寸之鍵，而制開闔明矣。道藏本脫而字，劉續不能攷正，乃於制開闔下加之門

二字，而諸本及蕪本皆從之，謬矣。

上言持千鈞之屋，若無之屋二字，則文不

成義此言制開闔則其義
已明庶庸加之門二字

離

故握劔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瓠招
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念孫案握劔鋒以之下脫去一
字離字與上下文皆不相屬當是雖字之誤隸書離字
或作離說見天文篇禹以形與雖相近故雖誤爲離漢書
衛青霍去病傳大當戶調離史記作銅離秦策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今本雖誤作離秦不使應敵
使上當有可字言手握劔鋒則離北宮黝司馬蒯賁亦
不可使應敵若操其本而舉其末則庸人亦能以制勝
也可使與能以文相正對

饑饉

人主租斂於民也

羣書治要作人主之賦斂於民也

必先計歲收量民

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

欲羣書治要引此饑饉作饒饉念孫案作饒饉者原文

作饒饉者後人所改也饒與饉有餘與不足皆相對爲

文

鹽鐵論通有篇多者不獨衍少者不獨饒

若作饒饉則與有餘不足之文

不類矣此言人主必知民積聚之多寡然後可以取於

民若上言饑饉則下不得言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矣

後人熟於饑饉之文遂以意改之而不知其與下文相

抵牾也

掘穴

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則明主弗樂也

各本脫則字今據下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補念孫

案掘穴本作掘室掘古窟字昭二十七年左傳吳公子光伏甲於掘室而享王史記吳世家作窟室是也因掘誤爲掘後人遂妄改爲掘穴耳窟室與狹廬事相類若云掘穴狹廬則文不成義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窟室又引注云窟室土室太平御覽木部七引此亦作窟室又案民無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

道藏本如是

劉本作民有

掘穴狹廬無所託身者此依下文改也案下文云民有

糟糲菽粟不接於口者。又云。民有處遺城。犯危難。澤外
暴骸者。此云。民無掘室狹廬。所以託身者。文與下二條
異。不當據彼以改此。且既有狹廬。則不得言無所託身。
羣書治要太平御覽引此。竝作民無掘室狹廬。則劉改
非也。莊依劉本作。民有掘穴狹廬。又依道藏本作。所以
託身者。兩無所據矣。

效善

故古之爲金石管弦者。所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
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高注。效。致也。衰經
管屢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念孫案。效善。當爲效喜字。

之誤也。此以喜怒哀樂相對，作善則義不可通。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喜。

有以

一人阡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會之。

文子上仁篇作仰之而會

時有涇旱災害

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念孫案有以之有，各本多作無。惟道藏本及茅本作有，有字是也。有讀爲又。淮南通以有爲又，史記漢書及諸子竝同。言終歲之收，僅足供一家之倉。旣時有水旱之災，而又以此給上之徵賦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借字，而改有爲無，斯爲謬矣。莊刻仍從諸

本作無故特辯之。

人君者。

是故人君者念孫案君字當在人字上羣書治要引此
正作君人者。

以火燒田

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高注曰不得用燒田也。

道藏本劉

本宋本竝如是莊本

作用不得燒田也非念孫案正文燒字因注內燒田而

衍不得以火田謂田獵不得用火爾雅曰火田爲狩是
也高注不得用燒田燒讀去聲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
澤燒尹知章注曰獵而行火曰燒式照反是也燒字正

釋火字若云以火燒田則不詞矣王制及賈子容經篇
竝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說苑脩文篇同此卽淮南所本文子
上仁篇亦作不得以火田

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

堯舜禹湯文武句王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念孫案次
句當作皆坦然南面而王天下焉今本顛倒不成文理

劉本刪去王字尤非莊本同

鼙鼓

鼙鼓而會奏雖而徹已飯而祭竈高注曰鼙鼓王者之
會樂也詩云鼓鍾伐鼙念孫案鼙鼓而會當爲伐鼙而

會今作磬鼓者涉注文而誤也周官大司樂曰王大會
三侑皆令奏鍾鼓奏鍾鼓而會故曰伐磬而會高注引
詩鼓鍾伐磬正釋伐磬二字之義若云磬鼓而會則文
不成義矣且伐磬而會奏雅而徹相對爲文荀子正論
篇曰曼而饋伐皋而會今本伐誤作代辯見荀子皋與
磬同考工記鞀人爲皋鼓是也
雅而徹乎五祀卽淮南所本也玉海音樂部樂器類引
此正作伐磬而會

伐紂

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
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念孫案伐紂本作克

殷此後人妄改之也。

下文解箕子之囚高注武王伐紂赦其囚執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

下文所述六事皆在克殷以後若改克殷爲伐紂則自孟津觀兵以後皆是伐紂之事與下文不合矣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武王克殷又齊俗篇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播笏杖笏以臨朝伐紂二字亦後人所加執戈秉鉞以勝殷播笏杖笏以臨朝相對爲文加入伐紂二字則文不成義且與下句不對矣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無伐紂二字蓋後人熟於武王伐紂之語遂任意增改而不顧文義甚矣其妄也。

其所事者多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有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念孫案其所事者多多上亦當有有字其所守者有約其所事者有多兩有字皆讀爲又又與固已文義相承羣書治要引此正作其所事者又多荀子王霸篇引孔子曰知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在乎此卽淮南所本

捨其易成者

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念孫案捨其易成者當作捨其易而必成

者今本脫而必二字則與上文不合文子微明篇正作捨其易而必成

仁智鎔

故仁智鎔有時合合者爲正鎔者爲權念孫案故仁智鎔有時合當作故仁智有時鎔有時合

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

容見也

容與公古字通劉本改作公莊從劉本非

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

終必利也眾

句

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

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念孫案事可權者多二句當

作事之可權者多

對上文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

愚人之所權

者少

對上文愚人

各本脫之字人字則文義不明此愚

者之所多患劉本作此愚者之以多患也案當作此愚

者之所以多患也

對下文此智者所以寡患也

道藏本脫以字也字

劉本脫所字

遲利

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取益也念孫案遲利二字義不相屬遲當爲犀字之誤也犀亦利也漢書馮奉世傳器不犀利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爲犀自勇力以下

皆兩字同義

懷給 棄驥而不式

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高注曰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

裁之猶棄驥而或

道本藏如是棄字維誤而或字尚未誤各本或作棄驥而式或作棄驥不

式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未誤之注文也辯見下不知所詣也懷佞也念孫案

懷與佞義不相近懷皆當爲懷字之誤也懷與佞同字

或作讓方言曰儂慧也說文同又曰讓讓慧也廣雅曰

辯儂慧也卽此所云辯慧儂給也楚辭九章忘儂媚以

背眾兮王注曰儂佞也正與高注同棄驥而不式本作

乘驥而或，因乘誤爲棄。

隸書乘或作棄，棄或作棄，二形相似。

或誤爲式。

書

或式

相似。後人遂於式上加不字耳。或與惑同。故高注云：不

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乘驥而或，不知所詣也。呂氏春秋當務篇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或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不仁而有勇力材能，則狂而操利兵也。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惑而乘良馬也。是皆其明證矣。猥亦與儻同。

專誠

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心。念孫案：以上文例之，則

不能專誠當作不能誠身據高注云不脩其本而欲得
悅親誠身之名皆難也則正文本作不能誠身明矣今
作不能專誠者涉上文心不一而誤中庸作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次句雖異義而首句三句則
同

淮南內篇第九